

《历史名人与秦皇岛》系列丛书之五

性樂山人

— 李大钊与秦皇岛

董宝瑞 著

红旗出版社

《历史名人与秦皇岛》之五

性 乐 山 人

——李大钊与秦皇岛

董宝瑞 著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性乐山人：李大钊与秦皇岛 / 董宝瑞著.

—北京：红旗出版社，2002.11

(历史名人与秦皇岛系列丛书；5/杨长新主编)

ISBN 7-5051-0777-1

I. 性…

II. 董…

III. 李大钊 (1889~1927) 一生平事迹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5352 号

《历史名人与秦皇岛》系列丛书之五

性乐山人

——李大钊与秦皇岛

董宝瑞著

责任编辑：李鸿昌 翁世茵 封面设计：李惠民

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100727 地址：北京市沙滩北街2号

Email: hqcbbs@publica. bj. cninfo. net

编辑部：64037152 发行部：64037154

印刷：中国标准出版社秦皇岛印刷厂

2002年12月北京第1版 2002年12月河北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3.375 字数 767 千字

ISBN 7-5051-0777-1/Z · 197

定价 60.00 元

(全套丛书共六册)

《历史名人与秦皇岛》编辑委员会

主 任：谌曙光 杜金卿 杨 宏

编 委：任宝君 杨长新 武力国

主 编：杨长新

副 主 编：孙贵祥

编 辑：齐庆昌 杨 彬

序

秦皇岛是我国惟一以古代帝王名称命名的城市。公元前215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第四次东巡，驻蹕于此，并派燕人卢生、方士韩终入海求仙，刻“碣石门辞”，秦皇岛由此得名。殷商时期的孤竹国就在今秦皇岛的卢龙县一带，“首阳采薇”、“夷齐让贤”、“老马识途”等故事均发生在这里。公元207年，曹操东征乌桓获胜后到此巡游，留下了千古名篇《观沧海》，此后，这里逐渐成为仁人志士、文人墨客巡游抒怀的地方。历史上很多名人都曾到此，他们的风流余韵至今仍在当地传诵。

挖掘秦皇岛丰富的文化资源，向人们展示秦皇岛深厚的文化底蕴，弘扬民族精神是党委宣传部门应做的事情。我们选定曹操、戚继光、李自成、张学良、李大钊、王尽美这六位历史名人编辑出版此书，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这些历史名人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均做出过杰出贡献，他们在秦皇岛地区的活动也都曾产生过深远影响：曹操东临碣石，赋诗言志，传为千秋佳话；戚继光镇守雄关，修筑老龙头，创长城奇迹，亦名垂后世；李自成喋血山海、张学良饮马沙河都在决定历史命运的战争中，写下了惨烈悲壮的篇章；李大钊在五峰山上写旷世宏文，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进行了理论准备；王尽美领导山海关工人罢工，创建了我国北方第一个党组织，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凡此种种，他们在秦皇岛的活动，留给我们的凌云壮志、民族气节和革命精神值得我们去继承、去弘扬。

相信读者阅读此书后对秦皇岛的过去和现在会有进一步了解和认识，更加热爱这片带有传奇色彩的热土。

杨宏

2002年5月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闯入人间奇境	(3)
第二章 盟誓碣石	(28)
第三章 新春旅行	(75)
第四章 拓荒者的夏天	(112)
第五章 “寄自昌黎五峰”	(151)
第六章 红旗将会飘满北京	(227)
尾 声	(267)
后 记	(281)

引 言

上一世纪的30年代中期,学者郭湛波1936年在编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论及已经壮烈牺牲有9个春秋的共产主义运动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位置时说:“李先生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思潮这样澎湃,可说都是李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①

时至今日,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李大钊为发轫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的最突出、最独特的贡献,就在于他是“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也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是“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立其基”和“导其先河”者。然而,并非所有的人都那么清楚,这位在近代中国“研究历史最有成绩的人”、“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在为使“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思潮这样澎湃”,艰苦卓绝、不屈不挠地“立其基,导其先河”时,与其家乡附近的一座奇险、旖旎的山峰发生了极密切的联系。

这座山峰,就是李大钊为坚守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宣传,最先倡导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根本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而写的著名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寄出地,也是他在中国

^①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第117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最先系统地研究和介绍马克思学说的重要著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诞生地——“昌黎五峰”。

那么，李大钊当年是怎样与“昌黎五峰”发生的密切联系，李大钊又是怎样在“昌黎五峰”寄出《再论问题与主义》，撰写《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高高举起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大旗，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思想和理论基础的？……

“予家渤海之滨，北望辄见碣石，高峰隐峙天际，盖相越仅八十里许。予性乐山，遇崇丘峻岭，每流连弗忍去。而于童年昕夕遥见之碣石，尤为神往。曩者与二三友辈归自津门，卸装昌黎，游兴勃发，时适溽夏，虽盛炎不以泥斯志，相率竟至西五峰韩昌黎祠一憩。是日零雨不止，山中浓雾荡胸，途次所经半石径，崎岖不易行，惟奇花异卉，铺地参天，骤见惊为世外桃源，故不以为苦。犹忆五峰前马家山湾，树林蓊郁接云际，层层碧叶，青透重霄，虽暴雨行其下不知也。初入山，不识路径，牧童樵子，又以雨不出，陟一峰巅，徘徊不知何往，乃于无意中大呼：‘何处为五峰？’而云树缥缈间，竟有声应者曰：‘此处即是五峰。’遂欣然往，相诩为人间奇境。至则守祠人欢迎于门外。延入祠，则用松枝烹茶，更为煮米粥以进，食之别有清味，大异人间烟火气。守祠者刘姓。此为予与碣石山初度之缘，生平此游最乐，故今犹忆之！”^① 让我们在新世纪伊始，细细解读李大钊在1913年秋天写的《游碣石山杂记》的这一段自述，悄然回到上一个世纪第七个夏天的那一个雨天，追回生前“性乐山”而又像宋朝大理学家朱熹说的那样“安于理义而厚重不迁”的李大钊，第一次在如今的海滨旅游胜地——秦皇岛市辖境的“昌黎五峰”留下的旅迹游踪吧……

^① 《李大钊文集》(上)，第8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下引本书均同此)。

第一章 闯入人间奇境

1

1907年8月上旬，阴雨天气比较密集的溽夏时节。

临近末伏的一天清晨，天阴阴的，一趟顺是年全线贯通的京奉铁路由西开来的旅客列车，在碣石山下的昌黎县城南不远的火车站停留了有几分钟，长鸣一声，又缓缓开走了。

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刚刚下来的一群旅客中，有几个新式学堂学生模样的青年人，彼此招呼着，提着行李走向检票口。

“耆年兄，从天津坐了多半宿火车，可到了昌黎，偏赶上这样一个天气，这雨可能说下就下，咱们还上山么？”

他们中间一个举止显得有点大大咧咧的小伙子，刚出检票口，抬头看看阴沉沉的天空，就对另一个长得比较魁实、端庄的椭圆脸同伴说。

被这个小伙子称作“耆年兄”的椭圆脸青年，没有答话。他看看天，嘴角漾出笑意，点了点头。

“耆年，”他们中间一个岁数显得大一点青年人，也看了看天，用商议的口吻，对椭圆脸青年说，“要不，咱们先在昌黎城里转一转，看天头能不能变好，变好了再上山里着着……”

“守恒兄，你们等得，我可等不得呀！”椭圆脸青年摆了摆手，笑了笑，指了指距车站看上去也就五六里地远的一片矗矗高耸的山峰说，“自幼就天天远远望见这儿城北如屏似障的奇险山峰，就是可望不可及。如今，可到跟前了，别说只阴这么一点天，要下点小雨，就是赶上暴天，下倾盆大雨，噼啪噼啪掉冰

雹子，我也要到山里挨浇、躲砸去……”

说着，他顿住脚步，立住身子，翘首举目，纵情地向北望去。

只见，如同一道巨大的屏障遮住京奉铁路穿过的昌黎城区的碣石山群峰，被一片阴沉沉的云彩压住；高一点的山峰露出来的仅是下半截身子，平日看上去极峭拔、险陡的峰顶都藏到云层里面去了。

应当说，这实在不是一个进山游玩的好天气。可是，他这个椭圆脸青年，却似乎恨不得一步从车站迈到山跟前，脸上颇露有迫不及待的神情。

被他尊称为“守恒兄”的大一点年纪的青年，见他双眼溢出的几乎都是被远处云遮雾盖的山峰迷住的痴情目光，笑了一下：

“耆年呀，看来，都说你打小就被这昌黎的碣石山迷住了，一点也不假呀！好，好，在天津你就提议在昌黎下火车，到碣石山中好好看一看，这回到了昌黎，一切都依你，行吧！不过，咱们怎么也得先找个客栈住下……”

“对！住下，先住下！总不能让我们三个背着铺盖卷陪你上山吧……”那个大大咧咧的小伙子说了一句，也笑了。

椭圆脸青年回过神来，急急向他们两人表白：

“守恒兄，际青老弟，你俩可别冤枉我！我压根没想让你们背着铺盖卷，一起与我结伴上山。子蘅兄，你说是吧？”

说着，他冲另一个一直没说话的同行人青年不出声地笑笑。

那个被他称为“子蘅兄”的青年，年纪也显得较大，看上去比较老成。他亦不出声地笑了笑，算是回答。

大大咧咧、被椭圆脸青年呼作“际青”的小伙子还想说点什么，一个客栈的小伙计迎了上来，满脸堆笑地问他们：

“这几位客官，是想住店吧？”

“住店，住店……”大大咧咧、被椭圆脸青年呼作“际青”的小伙子，把行李往地下一撂，大大咧咧地嚷道。

“几位客官，要住就住我们客栈吧！我们大德增客栈就在火车站跟前，很方便……”那个客栈的小伙计，说着就帮这几个人提行李。

“大德增？听说过，听说过……”叫“守恒”的青年连连说。

“这几位客官，听你们的话音，是滦河对岸的乐亭人吧！我们东家也是乐亭人。不少乐亭人去关外，上天津卫和京城，来回都愿意在我们‘大德增’落脚。乐亭的客人到我们客栈，就等于到家了……”小伙计热情地介绍说。

“没想到，昌黎城也有我们乐亭人开的客栈！好，好，别的客栈不找了，就住你们‘大德增’。以后在天津上学，到昌黎来回上下火车，也好有个熟悉点的落脚之地。”大大咧咧、被椭圆脸青年呼作“际青”小伙子，又大大咧咧地嚷起来。

“哟，你们赶情是上天津卫考学去了。考得咋样？考上哪个大学堂了……”小伙计一边带着他们几人往大德增客栈走，一边问。

“我们几个呀，有三个考进了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大人新创办的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有一个考的是北洋陆军武备学堂。长芦银行专修所也给录取通知了，不过我和守恒兄随他，最后也选中的是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大大咧咧、被椭圆脸青年呼作“际青”的小伙子，指着椭圆脸青年说。

“认识一下，我姓李，名耆年，字寿昌，是乐亭县城东老滦河边上大黑坨村的。我们大黑坨村紧挨着昌黎县境，一过老滦河，就到昌黎界了。我们村的人去东北，都从昌黎走，都知道这儿有个大德增客栈，是乐亭同乡开的……”椭圆脸青年很有礼

貌地自我介绍说。

“我姓刘，叫刘际青；他姓张，名永德，号守恒；他呀，叫子衡，只是，不姓关。要不，我们仨正好是‘刘’、‘关’、‘张’！嗨，嗨，要是姓关也不行，我可当不了‘刘备’，守恒兄也不是‘猛张飞’；他呢，倒像点‘关云长’，要不咋不进‘法政’，非要去考武备学堂呢……”

大大咧咧、被椭圆脸青年呼作“际青”的小伙子介绍完自己，又介绍另两个同行的年岁大的伙伴。

小伙计听他这一介绍，乐了。

笑着笑着，他问自报叫“李耆年”的椭圆脸青年：“李先生，你们头一次到昌黎来？上天津考学没打昌黎上火车……”

没等这李耆年答话，大大咧咧惯了的刘际青抢着说：“我们几个呀，是打滦州车站走的，长这么大还从没有到过昌黎城呢！”

小伙计一时没听明白。

叫李耆年的椭圆脸青年笑了一下，解释说：“我们都是永平府中学堂念了两年书的学生，今年夏天学堂一放暑假，我们几个人就搭帮到天津投考新的学堂去了。我们是从卢龙城坐船去的滦州，从滦州车站上的去天津的火车。考完学回来，我们商量着到昌黎来下车看看，主要是想到城北的山里头逛逛。要知道，在我们家乡那儿，这儿的山只能远远瞅瞅，不到跟前来呀，可没法儿爬……”

“亏不得你们下车了就‘山’、‘山’地说个不停，赶情儿，是想来昌黎爬碣石山的呢！”小伙计在检票口就注意上他们了，这时才恍然大悟。

说话间，已经到了大德增客栈门口。

大德增客栈就在昌黎火车站南边偏西点的一个大院子

里。

院落很宽敞，一排客房挺整洁，单间、通铺都有；院子里还备有牲口棚，供赶车来的客人使用。

他们刚刚进门，客栈掌柜的就笑容可掬地迎了上来。

2

叫李耆年的椭圆脸青年和他的三个同行伙伴在客栈用过早饭，就准备出门上山。

客栈掌柜的听说他们要到山里去玩，忙过来劝阻：

“你们几个，真是打小就只知道念书的人，也不看看天头，这阴雨天怎么能上山？一会儿，猛丁打个雷，就会把满天兜住的雨点子震下来，山里头，雨更大……”

“那——我们就正好，到山里头去腾腾云，驾驾雾！”刘际青一听这话，倒来了劲头。

“上山去腾云驾雾，你们想当神仙啊……”客栈掌柜的从刘际青嘴里蹦出的这句讨彩的话逗乐了。

“不，我们不想当神仙。”李耆年忍住笑，开了口，“我们是盼着早点上山去看看。大叔，我们几个都是在离这儿有百八十里的海边平川地长大的，从小就天天望这儿的山，觉得神秘秘的，可长这么大才头一次来。”

“哦……要不，你们今儿就别奔水岩寺，登娘娘顶了，这天头爬上去也望不见海。”客栈掌柜的显然被李耆年的一番真诚的解说打动了心弦，沉吟了一下，好心地出着主意，“我看呵，你们不妨到娘娘顶东边的五峰山玩玩去，那儿的半山腰庙台上，建有一座韩昌黎祠，挺清秀，挺雅致的。”

“韩昌黎祠？是专为供奉唐宋八大家之首、唐朝的大文豪

韩文公——韩愈、韩昌黎修的祠堂？”李耆年眼睛里含着一丝笑，轻声问道。

“嗯，是供奉韩文公——韩愈、韩昌黎的，也叫韩文公祠。老辈子人都说，韩文公就是昌黎人，他的老家就在这儿，要不咋都叫他‘韩昌黎’呢！五峰山的韩文公祠，那可是碣石山里特别上讲究的名胜古迹。那儿山环水抱的，景儿美着哩，游人都爱去逛一逛。再说，祠堂里备有客厅，要是雨下大了，也有个落脚的地方。”

客栈掌柜的说着，领着李耆年等人来到院子里的空场地上，用手指着城北一字排开的峰峦，指点道：“那不——那儿就是五峰山，正北方向。你们要去，就快去吧，晚了，五峰山也就像娘娘顶似的，把整个山都藏进云彩里去了！”

“都藏进云彩里！好哇，那我们就真像传说中的神仙似的，驾云踏雾，会雷公电母去了……”

“嘻嘻……”

“哈哈……”

几个人笑着，闹着，告别了好心好意的客栈掌柜的，出了客栈大门，直奔城北的大山而去。

他们一行人有说有笑地跨过大德增近前的铁路道口，穿过显得比较繁华、热闹的昌黎县城，出了北门，顺着一条进山的大道，扑向碣石山的怀抱。

李耆年疾步走在同伴们中间。他的个子略略显高，脸膛红扑扑的，两眼非常有神。

再有几个月，他就年满18周岁了。

他是在18年前光绪皇帝亲政那年（清朝光绪十五年）的十月初六那天（公元1889年10月29日）来到人世间，在自己

的家乡——直隶省乐亭县大黑坨村怀德堂大院的东厢房北屋的土炕上撞响生命之钟的。

他出生的时候，霜降已到，立冬将至，百草皆已结籽，五谷均已归仓。按说，一年的收获季节基本结束，世上的事似乎也理应圆满，而他在襁褓中的命运，却没能这样——

没有等到他出世，刚刚25岁的父亲、大黑坨村有名的读书人李任荣就被病魔夺去了年轻的生命，这使他尚未呱呱落地，就极其不幸地成了古人所说的“不思其父，无貌于心”、“不梦其境，无形于目”的“遗腹子”……

没有等他在襁褓中吃够乳浆，慈爱的母亲——比父亲仅仅大有两岁的周氏，也因父亲的死过度悲伤，猝然离开了人间。

父亲、母亲没有给他留下哥哥姐姐。他是在他的父亲李任荣的过继父亲——大祖父李如珍老人的怀抱中艰难地活下来的……

在他呱呱坠地时，爷爷李如珍在家宅附近的地里碰巧逮住了一只有“百龄”寓意的百灵鸟，算是一个吉祥的兆头。但那深谙世故的老人，并没有因此给他起个带“灵”字的乳名，反而按照乡间不成规的习俗，把他叫成了“憨头”。

百草青了又黄，五谷收了又种，他在老爷爷的一手拉扯下，会走了，会跑了，会认字了。就在这时，新奇的世界向他敞开了大门——

一天，他到后门外一个土坡上去玩。天刚下过雨，湛蓝的天空透亮极了。玩着玩着，他在无意间向北边老远老远的地方一瞥，两只晶亮的大眼睛突然瞪圆了。

他被天边上隆起的一大片青幽幽的东西，深深地吸引住了。

“那是啥？跟天上飘着的云彩连在了一块儿……”他用小手托着下巴颏，想了又想，也没猜透。

这时，对他放心不下的爷爷跟过来了。他一头扎进爷爷的怀里，奶声奶气地问了起来。

爷爷一听，笑了：“傻憨头，那是‘山’呀！”

“山有多高？它能够高过云彩吗？”在他幼小的心目中，整天从头顶上飘过来飞过去的白云，是世上最高的东西。

“能呀！”爷爷笑笑，指着远处高入云端的山峰说，“你细瞅瞅，云彩不正飘在山的半当腰吗？山可高了，爬到山顶上去望咱庄东南边的大海，那海就像一面大镜子摆在那儿，好看哪！”

“那——爷爷，您上过山吗？”他问。

“上过呀！”爷爷在那一阵子，特别喜欢跟刚刚晓点事的他唠嗑儿，“上去还不是一回两回哩。早年间，爷爷在关外住地方，^①来来往往都得打那大山根下的昌黎城经过。可在昌黎一住下，哪能不到山里头去游游逛逛呢……”

“山……山里好吗？”他又问。

“好，好呀！山里头长着好多好多的果树。大伙儿爱吃的杏呀，桃呀，李子呀，核桃、栗子、枣，还有苹果、梨、葡萄啥的，都是山里出的。春天那果花一开，满山扑鼻子香。山顶上还长着不少松树，冬夏长青，叫人远远一瞅，心里爽气着哪！”

爷爷兴致勃勃地说了又说。

他听入神了，一边用泥土在地上堆着“山”，一边又缠着问：“爷爷，爷爷！山有‘瞎话儿’吗？”

“有！有哇……”爷爷的老脸，登时笑成了一朵花儿。

^① 当地方言，指去东北经商。

那时候，爷爷为了使他多长点见识，常常结合当地的风俗，给他讲民间的口头文学传说——也就是他所问的“瞎话儿”。

爷爷没想到，那天谈到“山”，没等引出个话头，他竟自己提出要听山的“瞎话儿”了。好就好在，在爷爷的话匣子里，装着不少家乡北边这座历史名山的传说故事。

原来，他的家乡——乐亭县的大黑坨村，是个地处渤海岸边的平原村庄，邻近的地方只有一些河进、海退时遗留下来的沙坨子，根本没有山峦丘陵可言。但是，在大黑坨村北七八十里外的昌黎县城北边，却有着古今闻名的观海胜地碣石山。

碣石山为燕山山脉蜿蜒伸向东南海边的突起支脉，由近百座峰峦组成，方圆达数十华里，跨越乐亭县北边的昌黎、卢龙、抚宁三县境界。其主峰仙台顶，又名“汉武帝台”，俗称“娘娘顶”，横列在如屏似障的群山正中，顶尖极似一方天桥柱石凌空拔起，直插云霄。

碣石山在祖国北方众多的崇山峻岭中，只能算是一个小弟弟，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尽管其绝顶海拔也就将近700米，却是渤海近岸最高的山峰，从远古时就被视为山之尽头海之畔的重要地理坐标和进出古黄河口（今天津市一带）的航海地物标志，在春秋、战国时就与中国古代的神秘文化发生了密切联系，被人们称为“神岳”。它的整个山势，从侧翼望去，很像一位翘首端坐，观潮测海，正准备赶汛的渔翁。这“渔翁”来到人世间历经了多少沧桑之变，谁也说不清楚了，只知道在我国最早的地理名著《山海经》和《尚书·禹贡》中，都有着关于碣石山的记载。两千多年以来，它的雄姿和神奇引得不少帝王将相前来巡行观海，刻石留名，那古碣石道上至今还遗留着秦始皇、汉武帝、北魏文成帝、北齐文宣帝和唐太宗等帝王的斑斑